

我曾经不大喜欢杜甫的诗。我喜欢的是那种意气风发的豪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去年十月底，我随同参加甘山笔会的朋友们，来到函谷关之东的石壕村，看了峭函故道。故道上深深浅浅的车辙。不知道从哪年起，这段路不再有人走，于是车辙化石般地凝固，一直保留到今天。故道尽头生长着大片的荻花，雪白莹亮，在阳光下恍若一片雪湖。他曾从这里匆匆经过，在落魄的行旅中，遇到了苛吏抓丁，于是写下《石壕吏》。我看着那些充满沧桑感的车辙，心头生出些微的苍凉。从峭函故道回来，我开始诵读杜甫，并向住把杜甫所到之处都走一遍。

与朋友们来到杜甫陵园的时候，正值夕阳如酒。面对微微领身的杜甫雕像，心情着实有些复杂。这个陵园，是巩义文化人自筹资金修建的。那是二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陪同参观，使作家张鑫琦为杜甫故里的残破深感赧

文化随笔

面对杜甫

鱼禾

杜甫被热爱的理由，是诗歌，却又不仅仅是诗歌。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国破民困之忧，流离颠沛之痛，经由充满悲悯的表达，使他赢得了“诗圣”的美誉。我深信杜甫之悲悯，不是居高临下或旁观的立场选择，而是天涯沦落的同命感。这使他的诗似铅，凝重，收敛，有一种看不到伤痕的痛楚。同为游历，别人看到仙道游侠，风光霁月，杜甫看到的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是“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我原来至少不够懂得这种可贵。当我汲汲于文字里那种光洁雅致的美感时，一位朋友曾批评我，你的文字缺少痛感。我未明白，犹自辩解：每个写

字的人心中都有疼痛。他于是发给我一个层叠的笑脸。他笑的，必是我的轻狂。“疼痛”两个字，不似我理解的这样狭隘。它基于人道，联结着许多人的悲欢。只要同类在疼痛，我们就不可能不疼痛；设若不是，则我们的心已经麻木、痛感已经枯萎。闭目塞听的文字，无论有多么雅致，都至多不过是花边罢了。我也无数次的思考过文字的价值，只是自我太强势，遮掩了外部的世界和内心的真相。我看到了树叶的葳蕤，而不理解解的深埋。

看过许多故事，只有极少的能使我流泪。使我流泪的当然不是作者的优雅，而是人物含辛茹苦的命运。帕慕克说：“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象，来自他将自己想象为他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使他能够替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代言，那些人的愤怒从未被倾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这一点，也及于所有的作家。

新书架

《空谷幽兰》

黄雯

空谷幽兰，常用来比喻品行高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隐士这个独特的群体中就汇聚了许多这样的高洁之士，而今这些人是否还存在于中国广袤的国土之上？这是一直困扰着比尔·波特的难题。因此，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亲自来到中国寻找隐士文化的传统与历史踪迹，并探访了散居于各地的隐修者，借此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叹和无限向往，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文化复兴之旅”。

全书多采用白描手法，自由随性，又极富感染力。对于历史传说和各种史籍的引用，充分显示出作

者本人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作为一个西方人，他的叙述又能带领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照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美国幽默，常常令人会心一笑。比尔·波特，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他把中国古代大量的佛教典籍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曾经以“赤松”的笔名翻译出版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菩提达摩禅法》等英文著作。从1972年起，他一直生活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经常到中国内地旅行，并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人情的作品，《空谷幽兰》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它在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郑新民

现代诗坛

吴元成的诗

金水·树鸦

向晚走过黄委会门口，一路白白色的鸟糞抬头，悬挂木上密集黑色的叶子如今我在春天里流浪一周它们都走了

回家了，回山里了，回草甸里了？它去报忧，说春色还在一点点向外拱出而唯一的欢喜鹊在紫荆山公园的侧柏枝头鸣叫

中原·郑州警察培训中心见闻

急雨走过泛黄的麦梢。晴了屋后的杂木林摇动清新的眼睛布谷不时低沉地呼唤脆亮的一声！是锦鸡它就在一树丛里，华丽的羽毛为爱而生

不用叫，蛙鼓醒着夏夜的鼓手。湖水还很凉不要到草丛里去，刺猬估计在白天的锦鸡交颈而卧。幸福的一对他们不失眠

巩义·雪花洞

最初的洞口在78岁的沈少卿的院后

1963年的钢头曝光玄武纪和喀斯特马灯点亮长长的绳索他看到三月初二，正为三月三拍手。桃花在悬崖上杏花在屋脊上，梨花在麦地边洞内恒温15度，雪花的温度钟乳石的高度，石笋鱼的长度500万年的蛇化石的湿度

新郑·辛店镇史村

蜿蜒而上。始祖山即具茨山，雾中看好事者依山修造的龙煞风景。好在有足够的氧气带走的青桃、未熟的梨、香瓜野苣菜和香葱薄油饼。香三五兄弟在柿树下留影，在老屋前徘徊在溪水边洗濯。问老农已是西史洞，被误听为西施洞没有去老平山顶看黄帝演兵场

登封·夜嵩山

启母阙大洞少空阔三阙静坐与大禹有关的三个女人对峙着一块方形巨石和两座大山安卧至于面壁的达摩和断臂的二祖至于宋代的程氏兄弟和司马光至于一行和尚和观星的神守敬至于卷席筒的苍娃和银环捡保都不算什么与这子夜一起静默

中牟·雁鸣湖

微雨。轻轻点开雁鸣湖的主页没有雁，更无雁鸣。人声鼎沸

半枯的白杨。支离的残荷。飘摇的芦荻毛驴车几乎碾住脚跟。大闸蟹正奋力地横行。白色的渔网泊在水潢知道它想回去。所有的努力占满了我的镜头。最终它变成美味为酒助兴。有人说这就是秋色

记得四年前，看见水葫芦和野鸭的翻飞。看见青鸭的尖叫和它巨大的翅膀那时，我四处寻找从城里消逝的白鹭就在这水域，繁复的交响使我以为回到了家园

如今，看到饕餮者正在品尝动物的苦痛。铁丝笼里的锦鸡和它的伙伴——那只唯一的野鸭等待被宰割

当红色的蟹壳成为垃圾，而开始点击我无法复制和编辑人类的快乐只有三只白鹭在雨幕中低翔

随笔

沉重的母爱

王亚权

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用她那柔弱的肩膀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抚养我们姐弟三人长大成人。

为了我们在长身体阶段有充足的营养，母亲从我出生那年起就开始养鸡，直到她去世为止，我们是喝着母亲煮好的鲜奶长大的；上高中后，母亲又养了几只鸡，每逢周三，母亲就用碎布将鸡蛋裹上几层，给我送到学校，让我用开水冲着喝。鸡蛋是我那时的主要营养，我是吃着母亲送的鸡蛋考上大学的。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文化、对知识有着天生的虔诚和神往。母亲常对我们说：她是个睁眼瞎，一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平日非常看重对我们的教育，农活也很少让我们干。母亲不断用她那朴素的人生观教育我们做人，用她的锄头和镰刀，从贫瘠的黄土地里“刨食”，艰难的生活没有将母亲压垮，她总是带着微笑下地干活，带着微笑给我们孩子们做可口的饭菜，带着微笑等待她孩子们的归来。

那时农村的生活还比较艰苦，农活特别重，母亲总是起早贪黑地劳作。我家的田地北边高南边低，灌溉起来很不方便，别人家整地一般都用推土机，我们家的田地则是让母亲一架车一架子车地拉平，整整拉了大半年。母亲很爱我们，早些年农村人吃白馍的机会很少，一般都是用白面把黑面裹起来蒸馍，从外面看是白

面馍，实际上吃起来是黑面馍，而母亲却单独用白面和黑面蒸馍，白面馍让我们吃，黑面馍自己吃，左邻右舍都劝母亲将白面和黑面掺着蒸馍，但母亲始终没改。母亲一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摆脱自己的命运，考上大学，从而走出黄土地，不要再过她那种“把太阳从东头背到西头”的生活。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从小学一直上大学，终于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但母亲却由于操劳过度，加上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得了胃病，在我上大二那年离开了我们。

母亲生病后，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业，一直让人瞒着我，直到她去世后，弟弟来学校找我，才说母亲已经不在。母亲去世时她所挚爱的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在她身边，只是后来听姐姐说，母亲在病中常念叨我怎么不给家里写信。母亲生前曾说，她要给我和弟弟带孩子，要听孩子甜甜的叫声奶奶。我曾说等我大学毕业后，就可以把种的地给了，以后再也不用母亲种地了，可母亲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没有等到他的六子用第一个月的工资来孝敬她，没有看到她大儿子结婚的那一天，没有听见她漂亮的小儿媳甜甜地叫上一声“妈”，没有听到她的孙子叫声奶奶。母亲带着一生的遗憾和对子女无限的眷恋离开了我们。

虽然母亲一生都很苦，但母亲却从来不给我们讲这些，把她的苦和委屈一起带走了。母亲很平凡，就像黄土高坡上的一棵泡桐树，虽然生长在艰苦的环境中，却坚韧地成长着、奉献着、牺牲着……

余阳刚正拿着电话跟人嘀咕些什么，见我进来，他先抬手致礼，接着指指沙发示意我先随便坐下。我打量了一下他的办公室，侧墙上挂着一幅的中国地图，不少城市上标贴着小红旗，想来是华驰酒店集团的全国分布图。

杨泓这时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走进来，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随后转身轻轻离去。“怎么样？老兄还在跟人家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呀？”余阳刚放下电话坐到我对面。

我直奔主题：“老童发了份邮件给我，说是美国跟一些投资银行的朋友交流，还都看好中国的酒店连锁集团上市前景，但他们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建议要跟网络概念结合起来。老童的意思是最好跟自通网站结合，派生出一个全国的酒店预订网站，否则就得另起炉灶自己创立一个专业性强的B2C网站。当然，这得先征求你们的意见。”

余阳刚微微撇了撇嘴：“周凯这小子算计打得也忒精了些，这样他自己没一分钱现金投入，还会再找老童和老童要资金实际投入，三年后一上市他倒是占尽便宜。”

我看看时间差不多下班时候，起身跟他道别：“你们再想想看有没有别的手法，最好到老童再来北京前我约周凯和你见面碰一下？”

“好吧，听你安排。”余阳刚站起来送我，走到办公区的时候我不经意发现余阳刚把自己的办公室设置在整栋楼的东端，心一动：风水上讲“东来紫气西来财”，绝大部分讲究的商人都会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布局的西端以聚财气，他却偏偏坐到东首的“官”位，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为之。

到地下停车场后，我掏出手机给杨泓发了一条短信，然后打开汽车音响放平坐靠椅背闭目养神。约摸过了十来分钟她就下来了。我们开车来到东三环农展馆附近的毫不起眼的文联大院，穿过楼间的空地上拥挤着各色汽车，便看见“净心莲素食”的招牌。

我们要了一个小雅间坐下来，不一会儿侍者就送上两杯“文殊普贤罗汉茶”，其实也就是以前户外活动时小五台常常见到的金莲花而已。

“今天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佛家菜谱。”我随手点了一串菜品，当侍者送上来一一报出名称时杨泓果然被弄得云山雾罩。所谓“点点寒梅处处香”，用几枚浑圆饱满的圣女番茄切个半开，填进乌黑的西梅，再用

连载

北京诱惑

乔莉闻言一惊，赶紧转过头看去，恰好那两个男人也在看她，彼此都看了一看。陆帆继续说：“那个年轻人叫薄小宁，应该是负责晶通的销售，那个年纪大一些的叫付国涛，是SK的销售总监。”

乔莉回过头，轻声说：“他们也来石家庄了？”

“看样子像。”陆帆说，“挡住他们，我不想现在碰面。”

陆帆继续说道：“那个薄小宁很有政府背景，父母都是部级以上的干部。”

前方的路通了，陆帆与乔莉乘坐的车先SK一步通过了收费站，但是SK的车开得飞快，不久便超过了他们。陆帆笑了笑，既像对乔莉又像对自己说：“记住，这就是付国涛的性格，永远争第一，永远不甘人后。”

乔莉与陆帆赶回北京的当天下午，赛思召开了北京员工的全体大会，会上宣布了欧阳贵副总裁的任命，并请欧阳贵副总裁发表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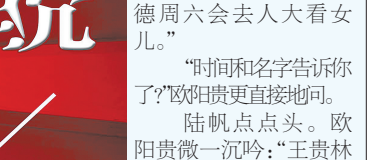
欧阳贵戴着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挡住了眉毛与小半个眼睛，他的脸色十分严峻，不帶一丝笑容，本来就有些长的脸显得更长，阴森森地架在台上。

“我知道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也都对外企的要求与管理模式十分熟悉，就不多啰嗦这些了，今天我们开门见山地说点话，我叫欧阳贵，负责管理销售，我最欣赏的员工只要有两条就够了，第一条：忠心！第二条：敬业！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又红又专！”

此言一出，台下所有人都愣了，赛思进中国10多年，从没有听过这么带有“专制”色彩的话，乔莉觉得这是父亲的机关，现在也未必能听到这些了。欧阳贵的语气十分缓慢，带着冰冷的刀片似的锋利：“又红又专的，我们重视，只红不专的，我们培养，只专不红的，我们影响，又不红又专，就不要怪我欧阳某人不会客气……”

陆帆的办公室。“我不明白。”周祥说，“晶通改制肯定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现在派我去，正是用人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等？”

“晶通的一把手王贵林和二把手于志德都在争改制后的位子，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你的姐夫是河北省的组织部长，请问你到底站在哪一边？”陆帆真诚地说，“你姐夫虽然有权，却也不能滥用，万一你站错了队，帮错



崔冉莉 著



山水(国画)

魏明

崔冉莉